

# 回望《西潮》

侯軍

我沒上過大學，所以對大學一直有種莫名的崇敬。尤其是對舉世矚目的北京大學。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北大九十周年校慶前後，市面上出了不少有關北大的書籍，我買了一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草草一翻，發現裏面所收錄的各個時期的北大校長中，竟未見蔣夢麟的名字；而在另外一些文獻資料上，我卻獲知「蔣夢麟是北大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校長……」連蔡元培都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而他不在校的這些時間段，都是指定蔣夢麟為代理校長，前後有三次之多。到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蔣夢麟被正式聘為北大校長，其間經歷了抗戰期間大學南遷的艱難困頓，在「西南聯大時期」，他與清華的梅貽琦、南開的張伯苓共掌校務，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北大遷回北京，其校長之職才由胡適接任。

這樣一位重要人物的缺席，顯然不是無意之失，大抵與他卸任校長之後，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之類官職有着直接關係。雖然後來出版的北大文獻中，補上了蔣夢麟的名字，但卻常加上一些負面的評價，譬如，說他是「典型的國民黨新官僚」，云云。

如今，百年煙雲散去，過往的人事糾葛和意識形態紛爭，已被重置於新的歷史視域中重新審視，後來人或許能以更加冷靜客觀的眼光，來閱讀前人、品味史實、體會彼時彼刻當事者的心境和況味。這種特殊的閱讀體驗，在我幾番閱讀蔣夢麟《西潮》一書的過程中，逐漸變得分明起來。

我之所以會一遍遍重讀《西潮》，是因為我在近二十年的淘書過程中，總會與各種版本的《西潮》「不期而遇」，每見必買，買回必瀏覽一遍——一般而言，對一個人感興趣，自

然就對他的書感興趣。九十年代初我南下深圳，有機會在香港的舊書店發現一本《西潮》：淡藍色封面，行書體題名「西潮·蔣夢麟著」，清清爽爽，無雕飾。查資料得知，此書是作者在「西南聯大時期」，躲在昆明防空洞裏用鉛筆手寫的英文自傳，其涉及的時間跨度從一八四一年（作者的前輩）至一九四一年，涵蓋了百年中國在西潮的侵襲下逐漸發生的社會轉型和認知演變。其英文版是一九四七年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初版的。兩年後蔣夢麟去了台灣，自己將這本書譯成中文，先是在《中華日報》連載，後於一九五九年由該報印行單行本。而我首次遇到的這個版本，雖不是初版，但標明是民國四十九年二月再版，也就是一九六〇年二月的版本，距此書面世還不到一年時間。

書前有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羅家倫的序言，他寫道：「時代的轉變愈快，被人們忽略的史實愈多。若當時的人不予以記載，則後起的人更無從知道，無從了解。這種忽略和遺忘都是人類很大的損失，因為在不斷的歷史的過程中間，以往大的經驗，正是後來的教訓。了解這種意義，才能認識蔣孟鄰先生這本書所蘊藏的價值。」

這本自傳記錄了一個從浙江鄉村走出來的孩子，如何在社會的變遷中，眼觀觀察，與世沉浮：他讀過私塾，考過秀才，上過最早的西式學堂，參加過最初的「學潮」，甚至他的名字都是因原名上了「黑名單」，才不得不改現名。他是早期赴美留學生，先學農學，後學教育，而他回國之後，大部分時間從事教育，當過北大和浙大校長，經歷了「五四運動」全過程，還當過國民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長。晚年到了台灣，卻幹回老本行，擔任「農復會」會長，專事農業復興……

如此豐富的人生閱歷，本身就是一部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潮起伏變幻的直擊實錄。而他的高明之處是，並不以史家之筆，考據史籍、縷析條分；而是以記者之筆，狀寫眼見之人事，描摹親歷之事實。而他所選取的視角，恰如書名所言，聚焦在中西文化之碰撞和融合。他用許多細節和故事來展示這種「西學東漸」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譬如，他寫自己的父親，見到洋人的輪船厲害，就下決心要用木頭仿製一艘大船，用人力來驅動，結果大船造好了，一試水就失敗了。他用這個事例來說明，彼時的中國人在初遇令人眼花繚亂的洋玩意兒時，那種既新鮮、又惶恐、又心有不甘的複雜心態。「西潮」在他筆下，時而如狂風驟雨、席捲而來，時而似涓涓細流，無聲滲透，最終卻以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形態，促成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在蔣夢麟活躍於教壇和政壇的時代，「全盤西化」是一個非常時髦的口號。但蔣夢麟似乎並不認同這種主張，他對中華傳統有所堅守，對西方文明也有抵制。但總體而言，他對「西潮」還是歡迎的，也是大量吸納和借鑒的。無論在北大，還是在浙大，乃至在教育界，都是自覺不自覺地以他所學到的西方大學的辦校模式，來推進中國大學的教育進程。但在文化立場上，他卻帶有濃重的傳統文人的味道，譬如，他在書中提出的那個有名的「三子之論」：「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鬼子指洋人）。這種充滿幽默感的論點，確實具有令人過目難忘的魅力。

我收藏的《西潮》版本，以台灣出版的為多，除前文提到的《中華日報》版之外，還有業強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的傅佩榮導讀版和九儀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的鑒賞文庫版；香港的版本有文華出版事業公司版和中華書局（香



▲《西潮》，（左上）台灣《中華日報》一九六〇年再版，距初版僅三個月；（右上）台灣九儀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鑒賞文庫版；（左下）中華書局（香港）二〇〇八年橫排版；（右下）香港文華出版事業公司版。

作者供圖

港）二〇〇八年六月初版；內地則有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出的新版。一本書歷經半個多世紀，還在一版版地重印，說明它的生命力之旺盛與影響力的持久不衰。

當然，這些版本細細讀來，還是不乏有趣的變化。我收藏的那本早期的《西潮》，保留着本書的原始樣貌——除自序之外，還保留着蔣夢麟為英文版和丹麥文版所寫的序言。而這些文字在後來的版本中，已不可復見矣——昔日的「西潮」改變了中國，而今日中國的巨變也讓這本《西潮》悄然生變。

## 七日談

（廣東篇）

### 光明行(二首)

初夏，香港傳媒友人一行受邀訪問深圳光明新區，該區以建設大灣區國家科學中心為戰略定位，施政把人民幸福擺第一，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令人驚艷。

藝苑草 李風

#### 一、題虹橋公園

誰擲彩虹落，  
蜿蜒翠谷中。  
步影映山碧，  
人在半空紅。

#### 二、讀中山大學深圳校區

鵬城新學府，  
高閣入雲青。  
智海連天闊，  
書聲帶月聽。



### 英倫漫話

江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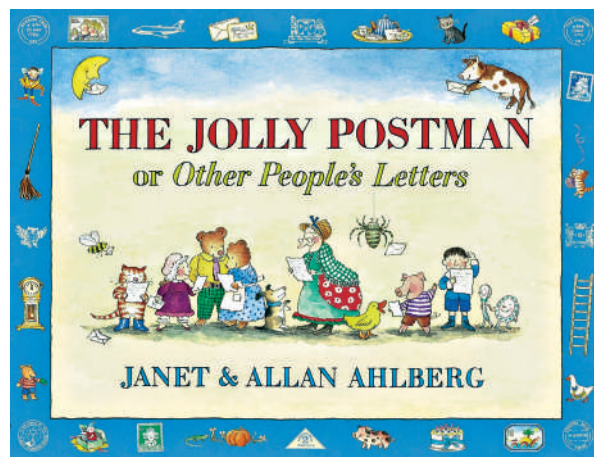
今年是英國兒童繪本《快樂郵差》問世四十周年，倫敦郵政博物館正在舉辦相關作品紀念展，作者珍妮特談諧的水彩畫和艾倫對傳統的戲謔解讀依然鮮活如初，喚起無數書迷的美好回憶。

《快樂郵差》出版於一九八六年，由珍妮特和艾倫夫婦共同完成，主要講述了一位快樂的郵差，穿梭於《金髮女孩和三隻熊》、《傑克與魔豆》、《小紅帽》等經典童話世界之間，為這些童話中的角色遞送信件的故事。該繪本是他們極具想像力的代表作之一，其最大創新在於將真實的、可取出互動的信封嵌入書中，每個信封裏裝有明信片、棋盤遊戲、拼圖甚至微型書等各式內容。這種「遊戲化閱讀」體驗讓兒童在翻閱時，彷彿真的在拆閱童話人物的私人郵件，極大地激發了讀者的好奇心和參與感。最終《快樂郵差》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銷量高達六百萬冊，並榮獲凱特·格林納威獎等多項大獎。

據說繪本的靈感來自艾倫和珍妮特的女兒傑西卡，她小時候喜歡坐在高腳椅上玩把信件放進信封再拿出來的遊戲，這個日常場景啟發了夫婦二人創作一本可以讓孩子們「真實觸摸」信件的書。在繪本中，以六頁信封形狀的頁面為孩子們帶來了一場精彩絕倫的閱讀體驗，這些信封裏裝着書中描述的琳琅滿目的信件，除了十八世紀的書信體小說和十九世紀的「紙製窺視秀」（Paper Peepshow）之外，很難找到這種手法的先例。

除了打開信封帶來的孩童般的喜悅之外，艾倫夫婦還意識到，即使是尚未識字

### 快樂郵差



▲今年是英國兒童繪本《快樂郵差》問世四十周年。

的孩子，也會被每天落在家門口的信件所展現的豐富多彩的視覺效果所吸引。珍妮特的一些草稿顯示，她在為最終成書做準備時，研究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明信片、八十年代的生日卡和直郵廣告等獨特風格。最終成書的內容包括：金髮女孩寫給三隻熊的插圖版拼字錯誤的道歉信；來自「仙境銀行」的生日英鎊；寄給邪惡女巫的產品目錄，以及代表小紅帽小姐的律師事務所寫給大灰狼的停止侵權函。這些信件都貼有紀念郵票，蓋有談諧的郵戳，並附有詳細的收件人和處理說明。

去年去世的艾倫曾說過，一本成功的兒童讀物是「文字與圖畫的完美結合」，而珍妮特恰好是一位插畫家，兩人珠聯璧合，共同創作了近四十本兒童讀物，每一本都將艾倫的辛辣幽默融入珍妮特迷人且極具辨識度的繪畫世界。比如在《快樂郵差》中，珍妮特描繪了一個充滿奇幻色彩的英國鄉村景象：灰姑娘城堡夢幻般的塔樓與鄰近山頂教堂的尖頂交相輝映，田野裏有兩頭牛在月光下漫步。她還巧妙地通過茶杯來劃畫她筆下的人物：三隻熊偏愛結實的白色綠條紋馬克杯；大灰狼用的是

小紅帽奶奶的經典康沃爾瓷器；女巫則頂着一頭紫髮，住在她那精緻的薑餅小屋裏，用一個黃色的大肚茶壺，配上扇形茶杯和配套的茶碟，端出一杯令人胃口大開的綠色茶飲。值得一提的是，艾倫夫婦的創作精神得以延續，他們的女兒傑西卡後來也成為了一名插畫家。艾倫在妻子去世後曾創作《珍妮特的最後一本書》以作紀念，而《快樂郵差》系列也成為了連接經典童話與一代代小讀者的橋樑。

事實上，《快樂郵差》誕生於兒童文學寫實主義和複雜風格的黃金時代，與艾倫夫婦同時代的作家兼插畫家還包括雪莉·休斯和吉爾·巴勒姆，她們都像珍妮特一樣，擅長運用水彩的微妙之處。這一代作家鼓勵孩子們花時間閱讀他們的作品，用休斯的話說，就是「學習如何觀察」。《快樂郵差》將文字、文本和信封巧妙結合，突顯了讀者在解讀和意義建構中的作用，它強調了一本好書始終是一種互動體驗。

自二〇〇〇年以來，兒童插畫的風格趨向於更扁平、更寬廣的色彩和紋理，以及更簡潔的視覺效果，而這些往往受到平面設計和數位設計的啟發。而艾倫夫婦的「寫給郵差的情書」提醒我們，要保持模擬時代的樂趣，尤其在數字時代，童書未必需要追逐科技炫技，但必須回歸兒童的本真體驗：好奇、探索、遊戲與情感聯結。真正的創新，往往始於對簡單快樂的尊重。



### 山色鷺影入畫來

湖南省衡東縣高湖鎮的濕地和山林已成為鷺鳥等多種野生鳥類的重要棲息繁衍地。近日，成群鷺鳥在此築巢、覓食、繁育後代，成為當地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圖為五月二十五日在湖南省衡陽市衡東縣高湖鎮的山林裏拍攝的鷺鳥。

新華社



### 市井萬象

## 沙溪一日

大理之旅，特意留了一天給沙溪。這座藏在劍川深山的古村鎮，因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成名，守着茶馬古道上最後的古集市，日子安寧又綿長。

驅車從大理市中心前往沙溪，車程兩個半小時，抵達時已近正午。當日雲多，沒有灼曬日頭，更覺出沙溪的潤。黑澗江穿鎮而過，清溪汨汨，為黃牆青瓦的白族民居添多幾分靈動。村邊玉津橋靜臥水上，偶有村民牽牛羊緩步走過，蹄踏石板，與水聲交響，是一首未經雕琢的田園小調。

沙溪的故事，千年前已開篇。作為茶馬古道上唯一存留至今的古集市，這裏曾是馬幫商隊重要驛站。如今歷史風煙散去，沙溪相比大理古城、麗江古鎮的熱鬧喧嘩，反而顯得純粹清淨。沒有網紅商

舖，沒有叫賣吆喝，只有小巷幽深、老屋錯落，四方街上古戲台與興教寺相對，飛檐翹角間似仍有當年商賈繁華行旅如織的印痕。

沙溪像一首溫柔的詩，美在山水之間，也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裏。此地居民以白族為主，世代聚居，民風寬厚淳樸。巷口路邊常見當地白族阿奶開的小店，販售茶葉飾品、木雕和香囊等。阿奶身着本族衣飾，慢悠悠紮染、刺繡，兀自沉浸在自己一方小世界裏，若有遊人路過，四目相對，也會露出羞澀卻燦爛的笑，再遞上幾句客氣話。逛逛這些小店，不慌不忙，格外讓人心安，彷彿日子也慢了下來。

曾在錢小華《我在鄉村做書店》書中讀過先鋒沙溪白族書局的故事，今次到

訪，真覺名不虛傳。書店由古建築活化，廢棄夯土糧倉與烤煙房經建築師黃印武巧思，煥新而成一間兼具閱讀、在地特色文創及咖啡體驗的閱讀空間。夯土牆、青瓦頂、原木樑柱，還原白族傳統建築風格；屋頂挑高，大幅玻璃將高原陽光引入空間，光影明暗為空間增添詩意。烤煙房改建的詩歌塔是點睛之筆，沿着扇形木梯與周牆牆面的詩句拾階而上，登頂可俯瞰整片沙溪山野，廣袤無邊，身心為之一洗。

現代建築與傳統山野民俗融合無間，這間書店不僅是許多遊客必訪地，當地人休憩放鬆的歌腳處，還是在民俗與文化的承載。書店的建成帶動當地文旅，也在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之間，造了一座橋。因往來，而生和諧。



▲沙溪古鎮老屋下，白族阿奶笑得開心。

作者攝